

#812.81
2734
6



978785

魏叔子文集外篇書目

第五卷

復邱而康書

復曾君楸書

河北天津師範學院藏書

與毛馳黃書

與李咸齋書

與葉子九書

復邱邦士書

與季弟書

與胡給事書

再與胡給事書

與桐城三方書

復謝約齋書

論先墳書

答楊友石書

與王偉士書

魏叔子文集

卷二書目

與李天生書

答李廷尉書

答計甫草書

答汪舟次書

上某撫軍書

與友人論省刑書

與木大師書

復李咸齋書

復六松書

再答謝約齋書

與徐昭法書

與李翰林書

44417

44410

書引

咸之上九成其輔頰舌子曰滕口說也天下未有以
言能感人者以言感人則必有道在言之先在言之
後在言之不先不後之時在言之先欲不言也不能
自已我愛其人我欲致其人我非以才辨加人子夏
曰信而後諫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也在言之後
觀吾言者見吾言之無不盡也又見其有不盡曰是
其意無不盡其言猶有不盡或曰彼其言已盡意則
未嘗盡也在言之不先不後之時所謂會其機循引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引
一
其次第善其詞與氣是也且夫書之道通於詩譽焉
不可使諛也直焉不可使訐怨不可使怒和不可使
汙也譏刺焉不可不婉而力怒罵焉不可不諧也
通詩之意以言書通書而爲䟽其庶幾乎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五

書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復邱而康書

而康足下自壬辰秋辱問將有所言於足下變故萬端方五年未得復每邂逅間肅手長揖輒未嘗不心念之然向令叔兄爲足下所作敏齋說似於鄙意畧盡不必更增紙筆也頃再拜德音懇懇之懷使人慚感禧嘗竊自謂而康我之畏友居喪盡禮哀親之嗜而廢其口我不如而康謹訥無佻達便給之習我不如而康志樂淡泊寧靜我不如而康夫君子立身有本有末而康之賢於我者本也我之或賢於而康者末也今足下勤勤然若反以禧爲賢而有益於足下不亦過乎意者以禧能重求於人譬如大黃烏頭亦可收之藥籠中則卽向者所云弊有在於窒滯者足下今尚有存者乎竊意足下窒滯生於才短而衡理有未盡明揣量時勢者未盡熟以未明熟之胸而措於不長之才其窒滯也故宜足下明理之功貴於講



論其應習事物亦當出入師虞以通其變似未可端
居閉戶索古人書冊而得之然足下貧甚以口舌爲
耕織離群而索居亦足下之命也足下所示文醇樸
懇質有儒者風禮稍以已意芟竄一二然足下所以
下問意甚大此尚存乎文字之見古人云扣鐘者扣
其旋蟲與筍簞不若發其全體之聲今足下將全體
扣我而我以旋蟲之響報之得無大失足下意然猶
未知於足下意中當否謂何足下當去形跡之見一
相往復足下律已嚴密其見禮過必多禮卽不得與
魏叔子文集書

卷五 復而康二

朝夕足下必有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並賜督責則
禮所至願也足下無負此意

邱邦士曰懇切婉轉中不枚點有推就便是世間
第一種文字

○○○答會君有書

豐承教以兵學敘求治學敘書欲使禘得獻其愚見
伏念禘知識足下久愛足下爲文能脫去一切時俗
庸人之氣而志大才廣不能測其所至近諸門下生
與足下周旋甚勤頗知足下所自處又方極齒牙之
力推譽易堂虛已下問不憚再三僕則如何足爲報
稱尊敘書日者披覽甚善頃勺庭新甃地益敞潔淨
几明窗心緒恬豁念足下意更取二篇點次而鄙意
偶有觸發遂出異同欲相正非敢謂然也然足下高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君有

三

明好學當無取雷同之譽兵爲治學之一于天下事
最爲難能不可以輕談敘中兵者人情而已又謂法
者皆情變之極致二言者可謂廣大精微矣特以文
好斷續格前後欲相爲工遂令其指不暢禘竊以謂
明理而適于用者古今文章所由作之本然言之不
文行之不遠是以有文而天下之理與事有不可以
盡言者是以有含蓄之指有難于直言者是以有參
差斷續變化之法則皆其後起者也辟之于水浸灌
萬物通利舟楫此水之本也而江河之行曲折洄洑

波瀾漪澗激瀉。此水之後起而勢有不得不然者。水
蓋不恃此以爲貴。兵法萬變不可窮詰。人情二語則
已得其要領。奈何不使一暢其指乎。天下之法。貴於
一定。然天下實無一定之法。古之立法者。因天下之
不定而生其一定。後之用法者。因古人之一定而生
其不定。蓋匪獨兵唯然也。至於治學。則天下事無一
不在其中。非有聖作明述之智文武將相之材。鮮有
能兼總而條貫之者。禮嘗欲集諸同學志當世之務
者。各因所已知。而討古論今。以成其說。如平居留心
魏。子。文。集。書。卷五。君有。四。

官制則使討論古今之官。留心禮樂則使討論古今
禮樂。人任一曹。或數曹。既各成書。然後合并貫穿。暢
其利杜其弊。而尤必使衆法雜陳之中。首尾不相扞
格。蓋一代之治。條分縷析。剛柔文質。各異其宜。然必
有一代制作之大意。其纖悉畢到處。與其大意必相
通屬。一法雖善。不能獨行。必與他法爲表裏。譬之作
室。構樞斗柄棟梁。必大小相灌輸扶持。一室之規模
成。而後一椽一桷始有所附。故原其始。非一人獨見
所能辦。要其終。又非衆人之各見所可成。時不我與。

諸同志或阻隔千百里外或以飢餓不得卒所學禮
畧用心者凡十數條今成說者僅五六至律歷河渠
兵法則尤不敢厝意蓋自知終其身學焉而不能者
也禧生平好讀左氏于其兵事稍有窺得失曾著春
秋戰論十篇爲天下士所賞識然嘗自忖度授禧以
百夫之長使攻荏苒之盜則此百人者終不能部署
而小盜亦終不得盡天下事口言之與手習相去有
若逕庭有若南北萬里之背而馳者而況于兵乎今
謹以評點二稿呈覽惟足下更改王生來承賜泰西
魏叔子文集書卷五君有五

宮室圖益奇妙禧懸勺庭中日視之嘗若欲入而居
者非久卽裁書報謝乃竟未達此函就不致輕寄遂
遲至今禧白

弟和公曰語之精者可以爲經極其用雖周禮不
能盡也而氣力醇厚寬博是集中有數文字

○○○與毛馳黃論于太傅書

夜挑燈讀大集歎西陵才藪文章一道不得不首屬
足下而足下諸論識議卓犖尤不暇指數獨于太傅
上下篇援經據史辨論濶濶陸冰修沈旬華皆深然
其說禧則最以爲未可蓋此論關係兄弟君臣大義
言不合道則貽禍天下萬世不小不獨文章工拙之
故請極言之土木之變雖由英宗惑於小人然年尚
幼冲初無大過而卽位廵邊本遵祖制非游畋戲豫
又非逞彊躡兵如宋襄公之取敗景帝卽不能師目
夷之讓奈何并其已立之太子廢之今有人出游而
爲盜所獲弟代守其家以拒盜及盜釋兄歸弟終據
兄產并逐其子若是者使足下南面折其獄則以爲
當然否乎雖景帝保國守宗廟不同於匹夫守家身
據帝位亦已爲泰廢兄子立己子而足下願援父傳

子之義爲解以明太傅之不當諫夫身本有天下者
傳子是也見失天下而已百戰以得之者傳子可也
卽坐享兄之天下兄子未立而立己子猶之可也景
帝以藩王承乏雖天子蒙塵京師實未破亡其初非

有百戰以恢復之其後又非百戰勞心竭力以致迎復坐享天下錮兄南內又廢其已立之子則是深幸其兄之災而重禍之殘忍貪鄙於斯爲極當時賢人君子不惜斷要碎首犯難而爭者蓋義激于中不能自已故也知太子之不當廢則知太傅之當諫今欲曲護太傅之不諫而并誣太子之當廢豈其可乎太傅手定社稷不可以此一事沒其大功不諫之失正不必爲太傅諱又或大臣之諫在造膝密勿地非與臺諫形之章奏廷爭面折者同若必從爲之說以不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于太

七

諫爲當然則後世大臣依阿循默希旨取容者必皆自此說開之夫曲護君子固不失爲忠厚然使人謂君子旣已爲之又有君子從而諱之則小人僉士卒樂效尤而中人以下皆被其惑是全一君子爲義甚小而害天下後世之不得爲君子而反爲小人者甚大也禱嘗竊謂論古人者不可苟爲同尤不可苟爲異苟同者志識卑暗愚不肖之過不足自顯名而已苟爲異者志識高明學問能鉤深素隱則附會穿鑿之處必多足眩人聽聞移其心術者必甚此賢智之

過流毒所以無窮。蘇氏論文章橫絕千古。後之君子不無遺憾。亦正坐此故耳。足下文當爲傳文。又虛心好學。問信於遠邇。禧故忘其愚妄。與足下相盡。惟足下不罪。且教之幸甚。

俞右吉曰：太子不當廢其辨，易明文，特如上水著筒，無些子鬆力處。至末段推論，尤關係學術，不獨爲一人一事救正也。

兄善伯曰：議論放寬一步處，愈刺骨。此真法家之

文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于太三

八

○與李咸齋書

數年離亂兵疫不得保首領以沒者所在都有其間亦往往可以天理人事相推得之去秋謝曲齋暴死今先生以中晚之年復遭令子之變禱於此二事輒疑天不可問獨念令子之死較去秋曲齋則曲齋尤不忍言曲齋以吾黨之股肱心膂一往不復可謂極痛然爲寡母者未聞絕食毀性一二密友不敢過哀毀禮以自賊何者人百其身不可贖也禱目見先生之憂亟矣先生篤於人倫凡二三友生肫然懇到况魏叔子文集書卷五咸齋一
九

非尋常父子死生之事禱竊以爲

人

子之喪親也舉而殉之未爲不義聖人猶有死不傷生毀不滅性之文先生往遭大喪憂毀刻至哀感行路今當赤子之喪亦得無有所升降等殺於其間耶人子之於親以爲過也而有所不及父母於子以爲不及也而已過夫幾幾乎其將同之也先生必有所不安於心若幾幾乎同之而或萬一其幾幾過之諒賢者所不敢出也昔楊夫子喪弟悲感踰禮禱請曰

人言先生哀過大喪時得毋以兄弟加父母上乎夫子領之勉而循諸禮楊子年踰知命如孤立人以為老

且無子五十有四忽舉子然不崇朝子轉帶無端中空連矣禧此時竊

疑楊子哀痛悲憫必有百倍于向固絕未舉子之時

不能終日之慮而楊子一二日間亦遂坦然不失其

常度又微察其平居日用絕不敢致疑於天刻厲進

德益勝常時其中有若好實為未嘗老而喪子之憂又若不

復汲汲然得子而後已及六十舉二子踰年又舉一

子此皆五十四歲後之所得也向使楊夫子哀痛失

度不勝子夏喪明之感豈謂非人情所必至然豈能

安命樂義優游五六年以獲有今日耶願先生俯采

愚言萬一自慰上念祖宗之重下為天下愛惜其身

懋修仁德以膺後胙幸甚幸甚辛卯月日禮白

邱邦士曰逐段明列理事婉轉隱切可以解惑釋

結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咸齋二

十

○與金華葉子九書

漁洲道別忽忽十有五載不謂國事家事遂至如是
壬辰止山歸得悉近履驚聞老師暨伯子同先之變
老師盛德大節爲日星在天死烏庸弔獨恨同先與
我遽作如此別千里良友終古不復相見而同先負
奇才未稍一建立齋志冥冥嗚呼痛哉不孝十年瑣
尾幾幸未死迨甲午而先徵君見背乙未季夏先母
尋殂不孝兄弟罪惡貫天天不誅鋤其身而奪我怙
恃先父母之慈諸子諸子一日不能離膝下子九知

龜子文集

書

卷五 子九一

七

之熟矣一旦並棄諸孤過庭無聞登堂無見不孝繼
無人理俯仰之際何以爲心方念子九嚴父之孝可
再竭於慈母下視不孝相過卽已萬萬而不謂師母
夫人遂亦奄棄子九不孝與子九同方同學所遭不
幸又復同之嗚呼天壤間乃有我二人耶家兄作客

潮陽頃辱惠問爲止山乘間郵去弟竟不及寓目僅

索讀所寄止山手書仁兄之况亦可哀已弟近年絕

意世務授徒翠微山中用以遣日以餬予口然不能
不教人作舉子業出處無據自笑摸稜耳辛卯秋家

姊婿邱邦士將游廣陵曾作長柬寫意比至吳城而
反往冬先人之室火書籍器服頓盡此緘亦亾有矣
歷年變故別緒如廿一史旣失前緘道之不悉自丁
亥後時作古文辭間學爲詩帙之幾三寸許道里修
遠一幅不能致茲錄悼詩四章聊以告哀中山云悲
者不可爲纍歎思者不可爲歎息子九展覽諒增同
痛之感子九與不孝喪父母同子九又喪淑人但多
一賢子弟兄弟相爲師友子九廼喪同先彌可哀也
弟之季弟名禮字和公往同先子九下交時年尚幼
魏叔子文集書

卷五 子九二

七

今鬚如戟矣此子義直而篤學弟每有畏友之目子
九爲通家兄審所欲聞乙酉夏曾東同先論交疏最
知己者五六人中間彫落過半然方秋後交至友益
多不止如往年所得今不能悉疏姓字爲知己道弟
服闋後命駕吳越徑道趨里門展拜師靈訪九峰墩
痛哭同先之墓當與仁兄滌十餘年之結束屈指乙
酉秋月以還所交諸君子傷哉此時獨恨不得見同
先也捉筆引紙方寸輒亂言不周謹惟亮

邱邦士曰只以骨肉生死離合言之迴環自成

至文

○復邱邦士書 附錄來書

庚寅七月日維屏頓首冰叔三舅足下佳文已看定悉歸覽中間去存間或點竄率憑鄙意不當宜往復向疑諸書簡類于趨過活各非厚道易於買禍宜痛刪者鄙意頗不謂然足下所交多君子足下又以直道自矢直道難行以不嘗過君子君子好直者而惡直於己者致中以禍鄙意不敢以此薄待天下士致忍沒足下世所僅有之直且存之以見當世有好直能受盡言君子若而人尤非鄙人忍令沒沒也文章雖未技然足以關世道與所以待天下之君子以君子之道自植立處皆自有法度何至如向者之疑必須盡削廉隅不審足下之自植立便謂宜如何也足下之直非第無攻守之心足下他所論絕不謂無揚善近各者至以直道事朋友見友之過憂人之憂如負芒刺輒誠之至發爲文字真可以貫金石泣鬼神豈得爲過豈得爲過足下好斷長議論善學畫理勢使人心開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復邪一

七

卒亦以此敢于自信遂以爲常凡此皆君子之道不爲過也然愚謂不幸足下之大過實伏處在此抑又以爲君子之道雖大過不之覺耳足下好進諫本自不拒諫而常自拒諫足下好攻人之非本自不飾非而常自飾非拒諫飾非者大惡也不拒諫而常自拒諫不飾非而常自飾非者尤惡之惡也而足下不幸以敢于自信足下自信又不幸逐事逐件自處有故而持之益堅其後合之萬事萬件率皆如此遂以爲常嗚呼天下事伸一己之見卽萬分人非而我爲君子已不勝大懼抑我原有不必是者而况復爲常也足下之拒諫飾非蓋有如此者是下之學好于就事執情理參伍較量以求其當及其得之遂覺纖悉互盡其苦正調已覺然有自得之心其後又不欲謬爲謙損自同虛僞方直以自持以爲縱或非是要于較然不欺吾意又天下之道有揮斥如意非復計量之所能及者此必聖人而後能之吾方有所俟而今不當復以爲意是以左右遲迴雖欲不自信而不能子使漆

離間住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之說非說其必
求信正說其未能信也天下事理何有窮盡而一
視以欲然不足之心彼漆雕開已自此遠矣曾子
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
不信乎傳不習乎苟執三者而省之以爲有則改
之無則加勉則曾子之爲人也必多安心暇日惟
日以不忠不信不習自疑則曾子死而後已之心
千載之下昭然如見聖門之學曾子最爲忠信篤
實然獨低迴致嘆于昔者之友有若無實若虛蓋
有味乎其言之也足下書簡所及爲人謀則必忠
交朋友則必信一篇之中三復留連莫非此意至
于根究朋友之過真如秦越人視病雖在垣一方
未始不見獨疑未得見足下一書痛陳己病標本
委之醫人者然猶以或未獲遇事未少發明共意
至讀戊子六月柬楊夫子已丑十月柬曾省之二
篇草草道意如蜻蜓之點水若卽若離而已且足
下之言于友者不入則悲憤莫申苟入焉則喜悅
之色溢于毫楮而楊夫子柬後自記手口之間鬱

魏叔子文集

卷五 復邦二

五

鬱寥寥此豈偶然如此抑自有故耶且足下書簡
所及雖或疎外之友始交之日便作訓誨之詞曰
宜如此宜如此雖少假借獎許亦必曰將如此充
之可進于此足下豈以爲再少假借進許之將令
自滿耶亦稍自視尊矣不則實無足當足下意耶
且足下所與議論之人必尊行而降服足下者親
暱而惟足下是從者追隨而請問于足下者其他
則問遺謁候之牘而已豈世界果無足當足下議論
者抑有之未暇求耶抑又偶然耶凡此皆某所疑
於足下者足下能終信之不少疑否不中足下諒
不謂
過

不宵禮資質魯鈍白十歲來稍稍想慕善事父兄師
友間見引許而言己所明以竭忠告於人者又遲遲
出於性情之偏至於足禮之言日益多人之言於禮

者日益少此禕生平所大不幸也戊子仲秋獲承易堂先生訓正舉生平所挾持一旦而奪棄之如墮深淵不知所出望海若不能窮其津涯貶已抑情痛思成過禕每自竊嘆自十歲用心朋友之道得交君子若而人然攻惡糾愆孜孜無已實被其益未若此時頃讀先生手教禕愧懼之餘又益竊嘆易堂訓正以來直言無諱以苦口生我未有如先生之隱發曲中無有遁情者先生推禕之惡於拒諫飾非推拒諫飾非之故於敢於自信而所以根究其自信之故攻堅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復邦三

五

摘伏無微不出禕終夜反覆蓋未有毫髮之不中也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傳曰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其先生之謂耶禕生平竊願受誨於人不敢自匿其非有以拒諫飾非相加者反而求之不得其故則抑鬱憤悶有不知已之怨又竊獨坐深思以爲好色而後疑淫好財而後疑盜人之多言必非無故吾必有以取之反而求之而不得其故則以爲多辨說詞氣不和平人觀其貌未察其心也最後思之始有如禕之語彭子所謂意竊矜已氣或蓋人者至今

拜先生之教而乃洞然於禮之大惡先生書中所指論書簡數事其間或有未合至所云自處有故而持之益堅者約揣其端大畧有二出於識見之蔽者其失在於學出於學術之偏者其害根於心先生意謂禮之蔽在識見耶謂偏在學術則禮之懼甚矣夫是已則必用己非人則必拒人用己而拒人則雖萬乘可爲獨夫而通儒謂之絕物禮陷溺如此陷溺不自知又如此此禮所痛哭流涕望拯于先生也竊聞良醫之治疾也爲之原其病必且爲疏其方調劑其藥餌正本治標以起死人而生之今先生亦旣原其病矣禮願受先生之藥也鄭子皮謂子產曰始吾以國聽子今聽子以家事禮其敢以先生爲文章之師乎願先生終始大德毋忘今日之言則幸甚

邱邦士曰不必論識見學問只以有故而持之益堅便是病痛譬之病者腹有塊結不必問其是食積是毒積便是氣是血亦是病痛要使胸中有豁然自下時便霍然病消耳

復書舊已刪去每念來書推隱發伏禮十數年來

得力獨多而先生集中又復不存此稿故互錄之
以志明德卽其文章亦已妙絕千古矣

甲寅十一月自記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復邦五

七

○○○與季弟書

辛卯月日客雩二旬每念吾弟介然不苟頗以遠大
相期聖人所稱剛毅木訥庶幾近之但剛爲美德吾
弟却於此成一疎字生一褊字又漸流一傲字往時
我之督弟甚嚴近五六年見弟立志操行頗成片段
每欲長養吾弟一段勃然挺然之氣不忍過爲折抑
又我每有優柔姑息之病吾弟常能直言正色匡我
不逮隱若畏友凡細過偶失多爲姑容使弟不生疑
忌矢直無諱坐此兩者故今之督弟甚寬然我此等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季弟一

七

卽是姑息欲歸爲弟暢言弟且行矣弟與人執事亦
頗竭忠每乏周詳之慮臨事時忠難險阻都所不辟
而不能爲先事之計間或以爲吾大節無損諸細行
雜務不留心無大害然因此失事悞人因以失已者
多有之此則所謂疎也疾惡如仇輒形辭色親友有
過諫而不聽遂薄其人人輕已者怫然去之行有纖
毫不遂其志則抑鬱憤悶不能終朝此誠褊衷不可
不化其人庸流也則以庸流輕之其人下流也則以
下流絕之岸然之氣不肯稍爲人屈遂因而不屑一

世凌轡僭輩長此不懲於已。傲物馴致大弊夫疎則敗事。福則隣于刻薄。傲則絕物而終爲絕物。三者皆剛德之害。然皆自剛出之。倘能增美去害。則于古今人中要當自造一詣矣。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先儒以爲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吾弟之事父兄。動多恭謹。然婉容愉色。抑何少也。豈其無深愛耶。蓋無學問以化其剛岸。然之氣欲下之而不能下也。弟行勉之矣。

此書作於辛卯十月族祖石牀見而評曰和公少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季弟二

七

年席父兄之蔭。身少閱歷。不爲人所指摘。故如此。若閱歷多。則指摘多。指摘多。則疎褊傲當漸去矣。今旣十年。斯言果驗。信乎人不可無閱歷也。語曰。閉戶造車。出門合轍。今古幾人哉。

庚子自記

邱邦士曰。可謂直切矣。看他前前後後。有許多婉

折處。到直切處。又有許多踈落處。此非爲文字當如此。亦非欲求與以入之事。

理情理到此。自有此曲折。踈踈此便是天地間至

六

兄善伯曰。說剛德之害處。獨佳。

○與胡給事書代

某想慕閣下之風三十年矣。生平讀古人書，好交當世奇男子。然天下聲聞之士，非龔觀不足用，則夸言盛意氣大而無實，唯所聞于閣下，真古有其人。今無其人者。某臥山中，每抑鬱無聊，輒想象閣下，行事高歌漏下二十五銀籌之句，獨恨不得知閣下三十年間行止何地。欲如趙景真，追逐稽叔夜，而不可得。頃于除書，得閣下名姓，驚喜大呼如故人。分張消息，斷絕忽然，得之亦不。自意其爲未嘗謀面之人也。天下庸才萬數，悖理蔑義，跖弛之才。又所不取，非有反經合道，破千古拘牽之見，駭天下儒生俗吏之耳目，其何足撥亂世而反之正乎。此某所爲寤寐於閣下三十年而不肯釋也。胸中欲與閣下語，如隄堰之水，待時而瀉，適晤故人賓老，知閣下爲通家好，遂不嫌未同先之以書。

○再與胡給事書 代

伏奉報書自謂得通 夙昔於執事為幸何意大君子
早相知如此讀狂發顛仆之語不覺捧腹而自擲於
牀也伏惟執事君臣喜起萬物吐氣正君子乘時自
見之日某駑下何敢自外濶惟年逾五十精耗才鈍
無一事猶人上不能如諸葛抱道致伏龍之目次不
能如王景畧張右侯被服雄畧仗策而見軍門况長
揖輟洗之風久絕於世自揣分義當以山中老耳然
當今民生酷烈水濶火熱靡所止屆故於去夏冒昧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再胡一

二十

出山既抵皖城見金陵孤危乃上書某中丞言兵事
度書至而賊圍已合既見庚辰進士某君為言中丞
以文章相傾慕欲介之禮致某於山中甚篤因畱某
以待郡城之通羈旅數月資斧盡不能前進乃因某
君請事附啟以上今並錄二稿奉政執事得毋笑書
生塵飯土羹輒欲備救荒之策乎天下時勢日有不
同事機之來間不容髮某二篇中所揣摩即今已不
可用語日時者難得而易失李忠定公曰自今以往
豈無機會要當及時而用之然天下有時勢萬變而

此策必不可變○股○辨○切○泛視之為塵飯土羹咀嚼尋味之等

於菽粟肥甘者則某嘗所稱求士愛民二言者是也

上供之所出軍士糗糧甲馬器械戰守之備所需何

一不出於民傳曰天立君以為民孟子曰不嗜殺人

者能一之其事理已備然不求賢士相與共濟則其

上雖有仁心仁政而民終不可得而愛今夫兩軍相

對戈戟相撞此將勇兵強者之事今日之所宜急也

趙奢之救閔與曰將勇者勝卒聽許歷之謀韓信用

兵如神禮李左車為上賓周亞夫老將用趙蒞之計

魏叔子文集

卷五 再胡二

三

其得劇孟也喜若得一敵國彼歷左車蒞三人者豈

有穿札之能摧鋒搴旗之勇哉然大將皆因以成功

是則一軍之武須士如此況經營天下之大乎然且

士有勢利官祿不可以奔走者是以古大臣之告君

一則曰敕求哲人再則曰旁求俊彥其上非設誠致

禮以求之終不可得而使夫不能以禮進於始者則

必不能以義守於終唯執事博通往古濶識時務開

人久而練事多當世之故民生之利害必有濶識遠

見於胸中以措諸事業者故敢為知已私布之某君

○○同林確齋與桐城三方書

昔歲己亥丈人棲跡寒山列兄德業便已委悉庚子
讀三兄省親詩辛丑夏賣茶黎川大兄二兄所作贈
遺人見者甚衆人才不易得有萬家之邑求所謂才
人了不可見甚或曠代匹有而今足下兄弟則皆賢
而能文益禱深恨同生此時與丈人爲負劍交迺不
及相見也當丈人之壽意列兄至四方賢者咸集益
禱負笈廩山得盡見其人與列兄爲昆弟語會以茲
阻未果頃者大兄闕歸夜宿龍湖寺與益禱僅隔一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三方

三

城

乃以家故遶下古人云人生遇合天實爲

之俯仰三嘆豈不信然益禱自十歲卽思求友二十
年來孜孜矻矻若非此則食不甘寢不寐然生平所
交石友幾不下十人丈人見易堂諸子頗以直諒相
許而教誨纏綿則於益禱尤篤是固同堂同室人也
今旣不獲見則安得不寓其所欲高聞嘗讀史至今
尹子文逃祿安平君鐵籠傅車未嘗不掩卷太息以
爲古人慮患之深見幾之早不苟安目前而貪尺寸
之利超然世俗以保其身名若此是故沔水之詩曰

棄已成之功名而冒死禍為文、統、家、身、以、士、民、映、帶、以、民請命其守與才皆可

當國士、之目惜其來不果不得與執事為莊孟之遇

前於某君得讀尊感遇詩古質清厚真小雅遺音他

所撰述能因風惠寄一二為望

陸懸圃曰愛民為賓求士為主主賓錯綜古法燦

然而議論悉中肯要

門人楊晟曰吾師議論當世事大指不越愛民求

士二語故文中重見疊出如孟子井田學校也然

須看意思法度每篇各出處如此篇及翟韓城黃

魏叔子文集書卷五再胡三

三

生會試直無一筆雷同



河彼流水朝宗于海歟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
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其二章曰念彼不蹟
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其卒章曰民之訛言
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今夫亂之發也辟猶
火然燎棟梁折榱桷崩墉裂甍而不可止宜無人不知者然而詩人哀痛言之若大聲疾呼而不之應曰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何也蘓文忠有云言之于無事
之時足以有爲而常患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時雖
有深信而又苦於無及日者聞諸道路沔水之已事
魏父子文集 書 卷五 三方二 三

既可見矣其勢不可以遏止也且鄙諺有之兩姑之
間難爲婦列兄何不深思遠觀盛前車之覆轍鬻賣
田宅省徭役使親戚朋友不相望然後輕去其鄉擇
隱樸之地而托處焉以自遠於是非利害則雖爛昆
岡之炎不及熱倒滄海之波不及浸乎今都邑氏族
自晉唐至今稱土著者幾家多因改革之際辟地於
此人情豈不樂聚親戚守廬墓哉蓋必有勢極不得
已情迫於無可如何者語曰毒蛇螫手壯夫解腕勢
使然也昔者甲申之變禧與父兄謀破產二千餘石

營金精斗絕而居之後七年寧都城破家得全益於
乙酉兵未入境遼司彭躬菴挈家南走從僑居焉婚
友見者無不背面相笑後五年江城屠且盡列兄之
才而見不及此耶丈人以雪菴之跡行一行之學益
福各牽賤事不得周旋杖履時其寒溫飢飽以盡平
生區區之義每當垂分泣然欲涕及夫家居晏安歡
娛之下念丈人則心爲之慚足下兄弟家世忠孝聞
於天下豈可使天下之人於足下兄弟尚有遺議側
聞大兄之資老成渾厚練於物務二兄才能肆應三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三方三 壹

兄高朗有不可一世之意此皆難得才也列兄則當
各治一事而相爲用或緣田賦之任奉窳盛尸毋蹇
或浼身浮沉以交游爲折衝或出侍瓢笠傳三世之
學又或迭爲居行夫當世之勇華輪擁直蓋持梁齒
肥聲色紛華赫赫於時者吾見之矣丈人乃自苦而
爲此枯槁寂寞之事其之如館至老而不衰彼其所
欲盡者何心也然則足下兄弟之所自盡從可知已
戴無忝今之丈夫也與足下昆弟相厚善昆季之能
取友豈待問益禮竊欲附昆季交譜之末以無負丈

人相與至意益禧之事丈人擬於嚴師然意所不可
則謂謬然自比諍友之列故於昆季不以未嘗謀面
爲嫌臨風瞻望死罪死罪辛丑月日白

胡心仲曰逼真史記文字

彭中叔曰思深見遠情至語切而能以浩浩瀚瀚
千迴百折之文寫之真奇構也

彭中叔文集

書

卷五 三方四

二六

○○復謝約齋書

向以天雨與人從間道之新城不得暫過至今怏怏所教躬菴送熊生序經義氣節總屬虛美云云弟今雖未甚記憶恐躬菴初不如是或詞氣抑揚過當而自晦其意也謂刑名富強智謀才武有濟於世經義氣節反不如其實用此則專就經義氣節迂疎已甚者言之故遂抑之於其下先生所云刑名才智區區有利於一時遺害後世不小經義氣節之士雖未必見用於當世而政迪萬世人心維持萬古綱常者功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約齋

三

甚大此又專就經義氣節之最高與刑名才智之最陋者言之故遂伸之於其上愚以爲兩者之說皆所謂鈞金與羽比量重輕驟而視之似爲大反細而求之實無異同何者經義氣節迂疎已甚者在先生必不以爲是而刑名才智違教害義者實躬菴所不與程山易堂大抵于體用中各有專攻彼此勤勤皆欲出其所見以輔所不足非苟求相尚也頃拜手教諷經十反不敢輕置知先生愛易堂者深望之甚大惟恐其或有所誤以誤後人易所謂麗澤之義正在于

○○與友人論先墳書

戊申三月日禱死罪死罪頓首致書某足下前往李村登先母墳見偏墓左介所特廢田栽松樟護墳之地爲尊家新樹起大墳其中去先母墳僅尺餘不覺痛心駭魄口悸不能言徐量所占地計長五丈有五尺濶一丈有六尺不孝兄弟歸而憤激語無倫次大傷平日與足下爲朋友之雅蓋父母墳墓事屬重大而足下方好德義爲君子又與不孝兄弟日益厚善一旦忽有此事此禮等所爲椎膺呼天痛哭流涕也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先墳一

又五

昨禱親往李村拘小佃以來沿其知情不告之罪鄉中老孺百口一詞無不知爲魏氏廢田者特云足下往日少至此地臨墓倉卒或因歲久忘記又云足下近已再召土著之人至家面詢兼令圖畫畧畔由此觀之則足下初云歲久罕到誤于不知者其情似可信也憶乙未丙申開禱服先母喪于水莊嘗出入溪畔時足下讀書楊梅段間語舍弟禮云白衣冠行河上者知爲君家叔子吾甚慕之其人可望而不可卽禱聞語愧悚不敢當然知已之言未嘗不感激於心

其辨而致其學則朱陸之門人可合爲一而况於朱陸乎然則由躬菴之說長於濟世由先生之說長於持世有持世者以操其本有濟世者以治其標輕重緩急之間因時而制其宜固有非言說可盡者又承示造就人才寧重體而用不違毋重用而體或畧此至當之論尊作會講一篇弟以性命之學未嘗用功不敢妄加丹黃中或一字一語謬爲訂正紀侯去國篇議確文暢具詳評語中日錄一冊奉正乞先生暨諸同學細爲指摘寬寄新城可也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約齋三

五

兄善伯曰凡此等文字第一要明白坦夷所以明白坦夷者中無偏私夾帶也然夾帶旣不可精微却不是此文極老實平沒雖有議論而非好爲議論故能使人各平其心

嗣後足下與家伯子客京師晨夕相歡得或同臥起
伯子還書必以足下爲言禮禮亦願交足下音聞足
跡浸以日親夫望其喪服思得交其人今交其人而
逼奪其母之墓地以情理推之足下亦當無有是也
吾聞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足
下考地形采輿論知向者之已悞則當悔悞于心立
自徙義以明前事之跡所謂日月之復無損于明也
若遂迷復不反多端其說護前遂過以求必勝毋論
公議有所不與天道王章有所不贖不孝兄弟執義
魏叔子文集書
卷五 先墳二
三
以爭至死不移卽足下亦何面目以見天下之朋友
乎昔卓茂修長者之行或認其乘馬茂遽與之其人
歸而馬在乃反馬拜謝夫妄認他人之馬過誠大矣
而人不淺罪者以其反馬拜謝則知其初之出于誤
認而非故也今尊家數尺之印纍然道左是足下之
馬見在認而不還雖曰過誤其誰明之父母窻窻之
地固不能責禱等以卓茂之事而足下誦詩讀書名
列縉紳士君子之林其所見固出或人後也不亦左
乎先徵君卅年涉事掩醜埋骼垂數十年禱兄弟不

肖今亦歲有斯事其不肯覆心以篡人之墳土在足
下當或相信侯生有言吾修身潔行七十餘年終不
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禱兄弟守先人之訓積有
年歲。至今日而顧施于足下。况山川之形不可改。衆
多之口不可防。禱輩卽欲改轍爲非其將恃何術以
濟也。昔者伍員與申包胥相友善。員曰我必覆楚。胥
曰我必復之。禱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爲二
人。生。不。逢。時。不。幸。親。搆。斯。事。處。父。子。君。臣。之。變。不。得
不傷其朋友之情。今足下于禱先人非有子胥之怨。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先墳三

三

也。而迫不孝兄弟于不共戴之地。挾必復之勢。愚殆
不知其所終矣。伏承足下前者責禱詞氣憤厲。急迫
不少待葢。以主塋者足下治塋者足下。雖塗人莫不
以爲足下所爲。今抑情屈首以須後命者旬日矣。請
足下同勸不許。請二三戚友先勸不許。言召令姪則
令姪云子病不至言迎令兄則令兄以病辭。人又無
不言。足下遷延支吾以詐局相賣者。抑或令兄令姪
以爲事始于足下亦必終於足下也。禱愚不能測足
下意指所在。竊以易稱遷善改過。取諸風雷。故曰君

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言無所待也夫徙義于終訟
之後何如徙義于婚友平議之時徙義于婚友平議
之後何如徙義于足下天心獨復一人之自斷足下
高明其必有以處此禮愚昧無識傷今追往情用恒
然故敢以書通左右伏惟開示進止不孝兄弟負罪
天地刻無所容不能久需忍摧傷肝肺自取滅裂言
無忌諱以干鈇鎖禱死罪再拜

計甫草曰于呼捨憤激之中而出之婉要和乎自
然操縱合節此有用文章也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先墳四

又三二

門人賴韋曰文以改過爲經朋友報復爲緯三意
或連類或單出錯綜盡法

○ ○ 答楊友石書

戊申六月日禮頓首承再賜書俱到先生居鄉里中
簡酬答獨拳拳於千里外平生未嘗識面之人厚意
何可忘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弟辛壬
間曾作斯文抄寄左右意謂非先生不足當然今又
更十五六年乃益信嗚呼人不極之嚴威之甚歲月
之久遠亦安得有定論哉蔡生來敬問起居知先生
貧益甚無一尺之土以自食所爲冰雪草堂苟完牆
戶蔽風雨而已或采摘野菜益粥食或竟日不舉火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友石一 三
又每不免弟則居翠微山中桃李梧桐之花高於屋
高竹成長林庭中有周軒曲檻檻前方池二丈池上
有露臺游眺之樂而先生顧如是弟文有云貧賤患
難之中有歲寒富貴安樂之中亦有歲寒見者訝其
語然竊觀二十年來刀鋸鼎鑊森列羅布蹈義於前
趨死於後而天下士激發而起其無所知名者其死
如飴百折而氣不挫往往崛起於通都大邑窮鄉僻
壤之間及其既久禁網少疎時和物阜天下相安無
事則委靡銷鑠偷息屈首走利乘便者狷介賢明之

更進一步
誠疑堅華
大直在膏
肯神與

士。接。踵。而。有。則。何。故。也。然。則。富。貴。安。樂。其。以。彫。衆。木。
而。試。松。栢。當。更。甚。於。貧。賤。患。難。矣。弟。每。自。念。家。日。貧。
舉。責。日。重。教。授。所。得。不。薄。不。足。以。償。主。責。者。子。母。而。
性。好。治。居。室。又。不。能。三。五。日。不。肉。食。是。安。所。取。資。惴。
惴。然。恒。懼。不。免。每。立。一。友。石。先。生。於。其。前。以。當。所。南。
之。九。九。礪。礪。然。未。知。他。日。究。竟。何。似。也。今。年。元。旦。試。
筆。得。竹。節。箋。書。其。上。曰。虛。汝。心。堅。汝。節。夏。無。烈。日。冬。
無。霜。雪。夫。執。節。者。久。則。不。堅。堅。節。之。士。則。方。自。以。爲。
塞。兩。間。彌。六。合。而。不。知。士。之。當。爲。不。止。於。是。故。其。心。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友石二

重

嘗。實。而。不。虛。不。可。以。自。益。噫。當。今。之。世。其。誰。復。可。以。
聞。此。言。者。乎。弟。竊。言。之。而。不。自。知。其。所。終。唯。先。生。之。
有。意。鞭。策。之。蔡。生。傳。索。近。作。謂。將。蒐。輯。遺。文。成。一。代。
文。獻。弟。何。足。與。於。此。謹。呈。刻。論。一。卷。又。雜。抄。僅。十。數。
紙。不。得。盡。句。使。知。已。覽。其。得。失。如。見。肥。瘦。耳。家。兄。義。
死。傳。及。論。死。義。書。惜。不。及。抄。舍。弟。雜。稿。畧。在。蔡。生。所。
并。取。覽。教。之。

彭中叔曰感世之言深切深痛却通篇就文字上
展轉寫出自微自懼之意便爾怨而不怒其就事

黠染亦是陶寫悲痛不令聲淚出紙上也

李咸齋曰凡工文字喜聲名愛受享卽矯矯自持亦只做得芝蘭做不得松栢松栢有蒼然剝蝕意不肯與芝蘭同芳潤也篇中無限感慨真堪爲我輩之礪莫徒作一篇好文字看

魏公子文集

書

卷五 友石三

看

○○與臨川王偉士書

禧授徒新城獲交先生族子元升得聞先生當國變時棄諸生而隱喪婦獨居四十二年無他色好學能文章教人首篤行誼雖疎遠士愛惜裁成之如子弟於戲此其人禮所願一望見而不敢謂世之果有是人志欲學焉而不能者也今則備聞之於先生敬進先徵君傳錄一冊奉覽外禧所刻古論一卷及李作謀書童鑑序數篇幸先生不鄙賤辱而教之伏聞先生有令子歷官宿松阿迷能式先生之教令孫有名魏叔子文集書卷五偉士一

庠序孫之子甫六歲讀書二三編輒成誦能楷書祖父名刺接待賓客如成人又能射弓取中數十步外語云盛德之後必有達者其信然矣其信然矣禧往年教授水莊嘗撫古奇童子爲童鑑二編以示子弟大約不下五六百人其德業光明俊偉至於蕃祉老壽不可勝數而初終易輒不克大成立於時聲施後世者亦往往而有則豈非聰明之氣易銷鑠而不足恃器識遠大者非學問積累難於成功而當時父兄之所以教化長養之者或非其道與李泌七歲見元

宗賦方圓動靜元宗撫其頭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
卒賜衣物綵帛遣還勅其家曰此國器也年小與官
恐於見有損當善視之至宋太祖於張齊賢明高皇
帝於方孝孺則雖當其盛年必且遲而養之以須大
用而蘇軾初中程時英宗欲授知制誥宰相韓琦以
爲軾遠大之器要在朝廷培養之不可以驟進軾聞
之亦曰韓公愛人以德然則古今明君賢相所以愛
惜人才長養而成就之者蓋必有道而況親爲其祖
父之視子孫則又且何如也軾嘗讀張湯傳見其名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偉士二

三

在酷吏未嘗不深恨丞之不善教以陷其子蓋湯有
過人之才使丞知教術見其子桀鼠堂下傳爰書時
不使書獄而就儒者學柔以詩書漸摩以仁義消其
殘刻之心而變化其獄吏之氣則湯豈必以酷吏死
哉晏子曰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旣成易以匹馬非
蘭本美也其所湛者貴也是以古奇童子克成大器
者莫不有父兄師友教道之力辟猶冶三錘之金而
使于將莫邪爲之鍛剪羈千里之馬而王良造父御
之也伏惟先生貞節盛德世之人知與不知皆得而

願見而英少非常之人。則又天地所篤生。他日天下
治亂民生苦樂之所由出。吾之身與子若孫皆得被
其利害。是以不敢辟。未同之嫌。自通於左右。惟先生
裁察。皇恐皇恐。

孔正叔曰。愛養人材之意。洋溢諄復。是以天地爲
心者。而論張丞一段。尤使爲父師者惕然。

○○與富平李天生書

已酉中秋日禧白僕僻處南服之下邑每恨不得交
西北偉人嘗一再遊江淮所交東南士率多能文章
矜尚氣節求所謂以當世自任負匡濟真才者則又
絕少頃容南州故人孫豹人介杜公履相見公履沈
實不妄與之深談詢西方奇士何人公履遂巡爲舉
足下姓字足下負文武大畧甫離成童慷慨建義聲
虛心好士出言而人信之故天下士歸之如流水僕
聞之日晴注公履定不得瞬背汗交下太史公所謂
魏叔子文集書卷五天生一
爲之執鞭所欣慕焉者則僕今日於足下之謂也僕
隔絕五六千里僕不得往足下不得來不知何時得
相見一窺足下前後用心所在然僕竊謂考古以用
今練事以驗理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使吾身之
可死此數言者度足下亦不以爲河漢而求友造士
二者爲尤大而急以足下賢明藥籠所收陶冶所甄
範必多其人他日能致尺寸之書爲僕言之如對足
下面談乎僕生平一無所長二十餘年休廢山中教
授外不能荷鋤把鉤因得留意於文章有史論數十

三十年學
簡只磨練
得此四語

以文章刻畫古今之事，便看原本他人則以古今之事刻畫之。

首為門人刻其大半敬附以獻僕生。平。耻。為。虛。言。偽。說。好。以。文。章。刻。畫。古。今。之。事。如。留。侯。論。左。傳。經。世。序。與。郭。李。二。書。熊。黃。兩。門。人。字。說。皆。僕。志。趣。所。在。足。下。覽。之。定。有。以。知。其。得。失。僕。如。病。夫。逢。俞。附。盡。發。其。標。木。以。待。鉞。石。諱。疾。忌。醫。則。僕。所。不。敢。也。僕。有。兄。善。伯。弟。和。公。近。並。在。西。安。姊。婿。邱。邦。士。在。韓。城。令。公。處。談。易。數。有。易。堂。程。山。性。命。之。友。若。而。人。皆。不。能。卒。卒。為。足。下。道。今。奉。書。聊。引。其。端。然。所。欲。言。者。亦。畧。盡。前。數。篇。中。不。敢。重。復。汜。濫。取。厭。耳。目。區。區。之。心。惟。足。下。裁。魏。叔。子。文。集。書。卷。五。天。生。二。元。

彭躬菴曰朴健有實用非儒生語無文士氣吾最愛此等文字

此程山之一也并呈覽

○復李廷尉書

先生清風峻節言滿天下私淑其教匪禘一人舊冬交仲子因得獻災木之文繼承賜大集歸船三千里日益無事取盡讀之乃嘆一代之文獻今尙有人而先生所自期待樹立處亦可於文章見之頃者伏蒙賜書謙冲篤至慚媿感激夫何可言又向賜史論隨到之日晨夜相繼凡三日中得讀其半謹先獻其可言者趙章論責備肥義最爲有見然廢長立幼主父雖罪首而趙章出不禮之凶逆萬難未減次若論韓彭趙臨非高祖之罪韓彭不善居功此當爲功臣言之不可爲人主言若以主臣並提而論則臣之過十一君之過十九且自勾踐文種以還誅戮功臣未有甚於漢高實後世戎首其罪亦不可以臣不善居功爲之末減禪愚嘗謂古今立言雖聖賢不能無偏至蓋不偏至則其理不出不可以救當時之弊然與人君父與人臣子私言之則可若泛論古今是非得失意卽不得不偏而主賓輕重要必有權衡之法責備賢者當令可安寬貫小人當令可懲戒故古人一書之

內○有○以○此○篇○補○救○彼○篇○之○失○者○有○一○篇○中○前○後○自○爲○
補○救○者○然○後○其○言○可○使○君○子○小○人○各○受○其○益○竊○以○二○
論○先○生○還○宜○畧○加○改○定○使○不○失○立○教○之○旨○禱○後○學○小○
生○妄○言○無○當○所○自○作○文○定○知○舛○謬○百○出○尤○望○先○生○哀○
憐○其○志○而○賜○之○教○誨○也

兄善伯曰此與答謝約齋論小人才智書互看便
得古人立言之法矣

○○○答計甫草書

伏承下問某公文得失似不以禱爲狂惑而可與言
敢言其所及見以相質禱嘗好侯君姜君及某公文
今又得足下竊謂足下文多高論讀之爽心動魄失
在出手易而微多韓子曰及其醇也然後肆焉侯肆
而不醇某公醇而未肆姜醇肆之間惜其筆性稍馴
人易近而好意太多不能捨割然數君子者皆今天
下能文之人故其失可指而論某公之不肆非不能
肆不敢肆也夫其不敢肆何也蓋某公奉古人法度
猶賢有司奉朝廷律令循循縮縮守之而不敢過今
夫石所以量物衡所以稱物天下有日蝕星變山崩
水湧衡之所不能稱石之所不能量者矣是故春生
夏長秋殺冬藏者天地之法度也哀樂喜怒中其節
聖人之法度也然且春夏之間草木有忽枯槁秋冬
有忽萌芽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笑曰割雞焉用牛
刀遇舊館人之喪而出涕是有過乎喜與哀者矣蓋
天地之生殺聖人之哀樂當其元氣所鼓動性情所
發亦間有其不能自主之時然世不以病天地聖人

而益以見其大文章亦然。古人法度猶工師規矩不可叛也。而興會所至感慨悲憤愉樂之激發得意疾書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時也。雖勸以爵祿不肯移懼以斧鉞不肯止。又安有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柳歐陽燕在其意中哉。至傳誌之文則非法度必不工。此猶兵家之律御衆分數之法不可分寸恣意而出。生動變化則存乎其人之神明蓋亦法中之肆焉者也。某公文得力在歐王之間而碑誌最工。法度緊嚴於碑誌最得宜。是以冠於諸體。然禱所尤賞者又在復魏叔子文集書卷五甫草二聖

仇一篇。韓柳有此作能不相襲而其文甚類。西京此禱所以篤好而欲有以告之也。雖然此猶夫枝葉之論蓋極其工。不過文人之能事。若夫文章根本則又有說也。

邱邦士曰文思文勢風發泉湧然正是極中法度不差累黍之文

○答汪舟次書

羅山人歸奉手書廣陵邂逅於今六年而足下勤勤
不忘鄙人其篤於朋友如此山居寡外事得縱讀悔
堂詩當風雅道襟之日不謂庾鮑復見因自閱平日
古近體詩便覺草土之氣入鼻不鮮也禱以古文謬
爲愚山施公所知於藥地及羅山人所相招者再終
不敢以野服見然知己之感不忘於心禱嘗竊言三
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而孔子亦曰君子疾沒世而名
不稱夫名有大小有久暫亦惟人所自擇耳六朝時
士大夫崇獎風流以汲引後進爲己任而草野文章
之士亦奔走踴躍於其間所謂莫爲之前雖美弗彰
莫爲之後雖善弗傳也然爲之前後者苟非其人則
數十年百年之間彼方不足自存又安能以其餘及
我乎劉中壘曰盜蹠凶貪名並日月君子不願張華

潘岳王儉沈約江淹之徒其文傳於後世而適足資
天下詬厲爲士君子所不道然則雖幸而傳亦無足
貴況乎久漸湮滅其身名不見於後世者固多也古
之人生而師表人倫沒祭於俎豆其文章與六經左

○答汪舟次書

羅山人歸奉手書廣陵邂逅於今六年而足下勤勤
不忌鄙人其篤於朋友如此山居寡外事得縱讀悔
堂詩當風雅道禩之日不謂庾鮑復見因自閱平日
古近體詩便覺草土之氣入鼻不鮮也禩以古文謬
爲愚山施公所知於藥地及羅山人所相招者再終
不敢以野服見然知己之感不忌於心禩嘗竊言三
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而孔子亦曰君子疾沒世而名
不稱夫名有大小有久暫亦惟人所自擇耳六朝時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舟次一

四

士大夫崇獎風流以汲引後進爲己任而草野文章
之士亦奔走踴躍於其間所謂莫爲之前雖美弗彰
莫爲之後雖善弗傳也然爲之前後者苟非其人則
數十年百年之間彼方不足自存又安能以其餘及
我乎劉中壘曰盜躡凶貪名並日月君子不願張華
潘岳王儉沈約江淹之徒其文傳於後世而適足資
天下詬厲爲士君子所不道然則雖幸而傳亦無足
貴況乎久漸湮滅其身名不見於後世者固多也古
之人生而師表人倫沒祭於俎豆其文章與六經左

史並垂宇宙蓋非無故禱感施公知願俟解組後買
丹東下長揖匡湖之濱相與一暢斯說金精辭處窮
邑不得聞其去禱又牽賤事聞之亦不獲行非足下
誰復可語此者足下他日見施公一爲道達此意而
足下以高才壯年崛起爲之有餘亦當不河漢其言
也禱二十年來殫心左傳成左傳經世一書嘗就正
有道謬許爲二千餘年所僅有此書非數百金不克
登板足下交游廣多好古有力之士其亦不待百數
十年而有穆伯長乎足下客吉安相去甚近諸論幸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舟次二 景

批削疵謬以不虛來書繼繼之意

弟和公曰論旨伐毛洗髓而文氣冲雅有味此各
士之利刃卽名士之金丹也

○○○上某撫軍書

某往客江淮輒知有某先生者深思好古其人倫之
鑒私心嚮慕恨未得見其人近聞閣下在內閣能斷
大計出撫江北多善伏下段然後益知閣下非徒好文章
以立言自見者某處窮山二十年浪跡吳越後先
五六年壬午南歸又方三年杜戶未出然此三年間
社○戶○處○辨○出○世○事○有○格○法○有○身○分○
天下之變方興未定生民之水火深熱而未知所底
環視海內其足以定危亂救生民作中原之氣者唯
河北諸將相耳爰於今七月率弟子德音門人伍玉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撫軍一

四六

負擔南行欲親詣京洛開口一言天下事間關險阻
僅至皖城而從者告病客久貲盡欲進不能某之初
至皖城也友人某君迎而謂某曰足下亦知某中丞
之願見足下乎某曰何以爲也某君乃述次中丞語
始知閣下癖好某文某與閣下相知皆在謀面之表
士之爲文能自言其志而已不能使天下人之好之
也而一旦得天下之大賢人好之不已而譽之有力
於○一○氣○流○補○中○補○入○此○句○最○有○思○力○
之人遙爲之禮而重其名節雖固窮蹊刻之士有不
欣然而自幸者非人情已某竊以爲士不立品者文

本敘持初

文章揚出

下段大議

論此却將

文墨流發

得鄭重淋

而便好文

借增氣

省意法最
曲而圓

通篇以好

文撫軍分

兩大截須

看數語便

鎖潭成一

片是何等

落法筆力

雖貴實賤士不適用者文雖切實浮君子雖愛之賞

之不過如鸚鵡之能言孔翠之羽毛已耳嗟乎文人

方自恃其文為撐天地光日月流川峙嶽之物而君

子乃等之於禽鳥耳目之玩不亦大可哀耶閣下之

文某無從得讀閣下於德於功亦既見諸行事其為

文則可知士之最能有功德於天下者內則宰相外

則撫軍與縣令耳縣令專制一邑與民最親朝令而

夕被撫軍專制一道如古者千里大諸侯之國亦與

民為近朝令而夕被某嘗謬言縣令莫先於簡訟訟

魏叔子文集書卷五撫軍二四七

簡而後民事可為也撫軍莫先於清吏吏清而後民

安民安而後可以行法法行而後政舉政舉而後禮

教興禮教興而後風俗成故撫軍者必久於其道五

年而政舉十年而俗成者大較然也夫為政至於俗

成則雖百數十年之後天地之氣運有時而移國家

之政教有時衰息而其民皆循禮守分藹然有士君

子之風唐魏之勤儉鄒魯之文學此其徵也古人所

謂泱肌膚淪骨髓者道不越此韓魏公曰琦為相歐

陽承叔為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某固以閣下之

大文在此當拭目以觀政化之成某君皖城人也其
文章已有名於世而其爲人某知之獨深蓋志氣卓
犖有剛之才也雖獲一第視之若芻狗之不足惜今
以桑梓之故千里請事毫無所干求于當世申包胥
痛哭秦庭興楚而逃賞意者此其人歟某不揣踈賤
竊具啟事於當路有副稿在某君行篋閣下試一取
覽亦足以知其志矣

蕭孟昉曰精深濶大本末燦然此儒者有用之文

也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三

撫軍三

四

○○與友人論省刑書

乙卯月日禧白遠書至勞勉禧持齋誦經咒放生魚蝦鳥雀延福滅愆罪意甚厚敢有以報德傳曰天地之性人為貴班氏刑法志曰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故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所謂人凡戴日含齒手持足行者皆是豈富貴人賢智乃謂之人負撻糞除人奴婢子莫匪靈貴特有差等耳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橫渠曰民吾同胞物吾同與西方之書曰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省刑一

兪

佛視衆生如一子地往見足下走使僮奴妾婢不均勞逸不恤飢寒疾苦意有小失茶酒之過笞捶便下動以十百數不止剝衣裸形啼號宛轉唇鼻沾地塵涕淚流洙不斷如帶血射肉飛裂皮竿骨數唱而更人伏偃塵土者四肢委脫喘息不屬寂而微喘足下之餘怒方未忘也然足下不以為艱難或問一二日行或日二三行嗟乎吾不知足下此時持齋誦經咒之口放魚蝦鳥雀之心置于何處所滅之罪所延之福歸于何處吾恐以足下父親為佛母親為菩薩必

不以足下持齋誦經咒放魚蝦鳥雀詔事曲謹而作
足下足下死而脫足下於牛鬼猛蛇之口出足下於
純火純鐵純石之地獄明矣夫人有貴賤血肉之氣
莫不畏痛物類皆然况並屬父母所生養今石觸吾
趾則喑而僂拊之木竹小刺口呵求拔臀腓生瘡癩
召瘍醫祝藥倚枕屈席殿屎而不快吾之(子)若(女)幼
則乳婦童妾交抱持失手傾跌以為驚怛扶婢而跳
神長入小學不率嚴師傅衣薄笞意猶以為惡噫彼
走使者獨非(人)哉其殺之而不知恨榜掠毒之不知

魏叔子文集

卷五 省刑二

五

痛也陶淵明

以上極發天地生人之道

遺奴代諸子樵汲誠之曰彼亦人子也

可善視之且

以下按此段時事

今何時日足下不親見之乎貴家世官

誤觸禁網妻子沒為官奴下卒扈廝皆得役作笞罵
平居鄉城突如遭兵寇老妻艾妾弱女文子繫頸貫
手纍纍如豬羊踐藉摧拉無所不至已或賣為人奴
婢蓬頭跣趾衣袴穿空又或流落倡戶辱門滅性當
今之時禍來無方流矢在前白刃在後雖有鐵室莫
知所蔽吾兢兢戰戰蚤夜思修德愛(人)利濟庶(物)踈
要天赦猶恐德不勝罪十五未免况于殘賊天地所

愛之。人痛刻人父母之子。任性恣情。無有厭限。以結

人怨。而干天怒。禮竊夜不寐。三數思忖。殊可寒心。況

又有如賈生段報復號上恨字意引申結所云。子胥白公報于廣都之中。刺諸荆

軻。起于兩楹之間者。書籍所載。父老野人口所記述

積虐之報。不可枚算。近如翟韓城闔門受屠。此所親

見。昔者漢文帝廢肉刑。易以笞及景帝。卽位下詔曰

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于是定笞律

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後又下詔減笞三百

曰二百。二百曰一百。是笞五百者減爲二百。三百者

減爲一百也。又曰笞者所以教之。其定箠令。于是丞

相御史大夫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爲之

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各臀毋得。更人畢一罪

乃更人。凡此皆以代肉刑之用。非尋常罰適之刑。其

造輕。造慎如此。故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欽哉。欽

哉。惟刑之恤哉。言所恤者不獨五刑之大。雖學校之

刑。夏楚之扑。亦不得過古帝王重民命。護愛其肌膚

至于如此。故康誥曰。小子封。念哉。痼癩。乃身。又曰。如

保赤子。言凡人畏痛。愁刑。與己身。已子同也。由此觀

之。則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省刑三

五

之帝王且然況士庶人乎足下少貴分地與平人殊然其實士庶人耳使足下不幸為官府則必且為嚴

延年來俊臣薛文傑之徒又不幸為帝王必且為高緯之薑盆劉宏熙之

魂魄北、校、通、上、等、下、精此、段、暢、言、神此、段、暢、言、度此、段、暢、言、康其將何以自救夫儒者非地獄

此刑、校、地、獄、儒拘墟之見也足下篤信釋氏當不疑此足下

試思地獄中亦殊貴賤主僕乎亦當有人侍衛乎父

兄之勢業可藉錢財可要結乎孝子順孫可陳情而

受代乎亦當以名士能詩文假借乎是皆無有雖足

魏叔子文集書卷五省刑四五三

下亦必以為無有也則足下之危甚矣而足下特恃

有持齋誦經咒放禽魚之說且足下以為佛君子耶

小人耶雖僕必以為君子佛誠君子親見足下殘暴

生人讐怨蝟磔特以能奉媚我輒使主者脫其罪而

降之福此則李林甫秦檜之屬所為而謂佛為之乎

今有路又、平、野、山、陸、之、人素百金而宿我者吾醉而殺之四分其金

以一分延僧誦經咒懺罪又以一分布施人祈福其

餘金二分者以奉妻妾養子孫衫衣美食樗蒲歌舞

天下之事孰便于是吾恐伯夷亦將抽刃而殺人曾

參調鳩而醕客矣。足下明智博覽，見豈出僕下，特率性怙習，久成自然，又無畏友，苦口憯不自知，遂積漸而陷此耳。僕與足下同學，暨他日所見，無改於德人。年增衰，暴氣應消滅，少壯之失，老當改圖。孔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足下長僕五年，僕已五十，有二六十者，生人之大數。然則僕與足下死期甚近，足下不自悟，僕又不言，悔不可追。惟足下反覆愚言，敬念上天生人之意，推禽魚之愛，設身痛苦之情，慕古帝王慎恤之典，知天道之可畏，怨毒之不測，禍敗之無常，死而沉淪，報應不可以智力貸，以節性而矜人命。昔衛武公年七十有九，而進德及其死也，衛人諡之曰睿聖。武公則足下改過未爲，遽遲僕生無氣力，足下脫有兵寇，非常之難，僕不能拼救，又無德死不能拔足下于幽冥，惟及今苦言，或亦曲突徙薪之密。

林確叅曰：以儒者愛人爲經，釋氏報應爲緯，蓋與

好佛人言宜爾也。文一千七百言，珠聯繩貫，斜拂

橫牽，格致之妙，使讀者唯恐其盡，至語意痛刻，情

緒淋漓，視溫舒緩刑方平用兵，未知伯仲矣。

○○與木大師書

丁未月日禧頓首聞別七年每憶金精峯追隨談燕
便如隔世事六七年積緒纏綿如春蠶成繭不可得
竟向和公同適師北行過方丈曾手附一函聞師雖
不采錄其言亦未深罪每惟相見以來疊荷訓誨披
宣肝膈有比家人日夜思報效知已實無一事禧聞
君子愛人以德敢如趙良所云終日正言而無誅可
乎師之抱恨於甲申也識者律以文山之不死及獨
身竄西粵辟馬阡之難識者比之中屠子龍其後捐

魏叔文文集

書

卷五

木師一

五十四

者師亦可以謝天下傳於後世矣其他博學弘文蓋
世之能兼通之技爲流俗所羨慕者固不足爲師道
也邇者道譽日盛內懷憂讒畏譏之心外遭士大夫
群衲之推奉於是接納不得不廣干謁不得不與辭
受不得不寬形跡所居志氣漸移夫規時以行權者
豪傑之事全身任道聖賢所不廢師之出此識者猶
將諒其所不得已而今則既三年矣禧粗覽佛書從
來古德於道行法明之日往往掛鞋曳屣滅影深山

後世莫不高其行。譬猶龍雲中偶見爪甲。故曰安知鳳凰德。貴其來見。希若鱗鬣首尾。終日示見。則再屋。画壁孔廟雕柱之物耳。又況以師之人處師之時。不得已而出諸此者。且師亦豈不欲後世之知其心也。詩曰。緡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惟大師深觀古人之跡。近察一身之故。昭濯既往。顯示將來。以不虛二十年。出妻屏子之素節。禧輩不才。他日。後死。尚得執筆。披簡叙次。高行紀諸野乘。傳宣後世。以報知己。百一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惟師哀其誠。恕其不擇。終有以教之。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木師二

五

林確齋曰。入裏之談。莫作高論看。而文亦有雲龍舒卷之勢。

邱邦士曰。諷諭入骨。喫緊數語。而餘以高論變化。淡宕縹渺出之。皆極徜徉。此喫緊處也。此文之至處。卽文之高絕。不可及處。

○復李咸齋書

吾堂之病一在議論過高一在意見互立此二者從來蹈之而後乃見其弊此何以故初年意氣方新胸無留事縱或微色發聲頃復其故及後意氣漸懈又漸老成有志君子之學遇事漸爲和婉含容然其內自私自便之習未能湔滌而外勉爲之則其積於中者日久而漸多此愚以爲向外減一事向裏却增一事也是故朋友特患不相知不相厚耳人之性情剛柔疎密各不同豈以其不同我而生疑心人有薄過偶失豈以其失而生薄心不疑不薄然後責善以相砥投之則入入之則深隔千里而不踈歷患難死生不變苟其不然則平居議論必有競長謗已之嫌遇事必有爭功邀名恃才蹈利之釁此蓋古之爲君子而不終者往往蹈之弟愚以爲吾黨之才與學各有長短而首在洞然見其胸臆有知必言有言必盡其互持而不相下則與同堂平其是非而其要尤在於心志親切懇篤而不可解視數友者如手足耳目之必不可闕少則其有厚而無薄有信而無疑所必然

也人目有所眩耳有所壅則手足拮据必使其復於
聰明而後止豈嘗曰吾能持能行則已矣先生之言
參苓也弟之言汗下之劑也以汗下者驅除其宿垢
而灌以補益之藥雖長生久視無不可者而何寒熱
眩蓋之足患哉

彭中叔曰此篇論交道入手處最平言可循若答
六松書書重臣後則非其人不能讀矣然必須向
此處做去也

○○○復六松書

死友一語此僕十數年來最傷心事每登高望遠輒
愴然涕下有子昂天地悠悠之歎吾輩德業相勗無
兒女態然氣誼所結自有一段貫金石射日月齊生
死誠一專精不可磨滅之處此在千百世後猶得而
想見之況指顧數十年之間耶僕於天性骨月中頗
不可解外此則一腔熱血亦欲一用非用於君則用
於友悠悠泛泛無所用之又安能禁寶劍沈埋之恨
僕所以期待二三至友者頗不以世人所謂遂足相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六松一

五

弟云。按。此。八。字。直。欲。見。神。喪。勵。
許旅寓屏營百感交集聊因大來爲一及之

六松曰子不以死友許我豈謂不能共患難耶臨
難不苟免於他人尚能之予曰此不論到當患難
時若真是死友卽共享富貴壽考亦與其蹈湯火
白刃無異蓋身雖生而神明精魄已爲之死久矣
是故以死相許粗者發於氣精者動於義然發於
氣是爲氣所乘動於義是爲義所使於其人便已
有毫釐千里之隔曰不發於氣可也并義而非之
豈不義亦可死曰乘于氣者有不期然而然之勢

此從我起見不從友起見使於義者有可勉強而
至之理此從理起見不從友起見古有路見不平
拔刀相助者有臨難畏葸迫於名義婉轉而自遂
者雖是以死相從豈便算得密友石交一路故知
死友舍氣義二字說不得沾氣義二字亦說不得
微乎微乎此可與知者道也愚此等自非聖賢中
正之論然天地間自有此一種獨到之理一往之
性未可以其不中正少之也

附記

彭躬庵曰可謂肝腸火熱膽魄金堅但中不可無

劉叔子文集

書

卷五

六松二

五

窮理盡性作骨子石且流入情癡意氣一路結末
處難得中正毫釐千里當自辨之

○再答謝約齋書

君子自有君子之才智不必借用小人之術論極確

而通篇中反覆明切可使至愚者醒但思如溫太真

批錢世儀涕泣王敦此全是小人詐術求之古君子

中未嘗有此然太真不如此則賊不可平國不可係

先生以為此時但當用君子之才智而寧以國事之

成敗歸于天寧用小人術而使國之成敗操于人

乎夫其成敗操於人者豈莫非天命然謀國者不可

有天命一言在胸故武侯在草廬時已定三分之策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再答一

六

而必云王業不偏安六出祁山死而後已大約君子

處國家大事有決不可用小人之術者若衛鞅虜公

子卬韓信背酈生破齊之類有可用小人之術者如

溫嶠之於王敦王曾之於丁謂是也蓋時方平緩則

尚德義立威信雖君子之智術有所不事時當危迫

君子之智術有不能濟雖借用小人其心事固已其

見於天下矣弟意專為君子之抽直束手者而發而

語不能不失之偏駁誠有如先生所云貽此輩既

思語不偏則意不出終無以告君子常觀此賢立

李卓吾見
到此又偏

鋒犯手道
學先生只

掠一不用
此南宋賢

入輩出初
無救於國

之危也

言亦有不能不偏者。如孟子草芥寇仇之論。何以爲人。臣地責善則離之論。何以爲人子地。亦在讀者以意逆志。知此語原爲君父發耳。封建論入爲將相一條。害多於利。尊旨所論極透。今已刪去。

至慮本根不强藩王難制則

決可無慮也。百里五十里之土。夾于大郡縣之中。縱有凶猾。必難自逞。本根縱弱。亦必不弱於百餘里之王。而郡縣將吏。必不舍四海之共主。而事百里之逆王。若推至人情事勢之變。則匹夫可以鼓煽聚衆。不封土之王。如漢寧庶人。又何嘗不反乎。蓋封建雖必不可復。而所以處宗子者。自秦以來。二千年未有良法。先生再取健齋處定本綱覽。然後更以教我。凡此皆弟胸中之疑。不能強以從人者。知己自能諒其非剛愎而終誨之。

彭躬菴曰。實用文字識力特透。

○與徐昭法書

名枋蘇州人
正字舉人

五年前獲交兩日，公知足下高風峻節，爲古人所難能。第嘗語人云：武林汪魏美、飛鴻、千仞、吳門徐昭法、寒冰、百尺，人不可得近，況得而狎玩之乎？頃游武林，與魏美爲昆弟，交來吳門，不見昭法，誠大恨也。二兄高致如一人，而足下苦節之貞，尤不可及。新建有楊友石者，非義不食，疾惡人如仇。弟每辟爲今之伯夷、南康、宋，未有一介不苟，而春容樂易，與物無忤。諸君子皆古高士，然廉頑立懦，聞風興起，則必以徐、楊爲先聲矣。弟久懷靈岳，老人能爲天地留正氣，崑趨方丈，亦冀得見君子，會聞外事，又復遠舉，悵望太湖，鬱如淅渤，相見當有日也。

彭躬庵曰：位置四高士前後，以兩方外貫串之，便見自己身分。

魏叔子文集

書

卷五

徐昭法

六三

○與李翰林書

蜀之山峭狹而自上奇峻甲天下故人才不多生則必奇執事蜀奇士也通籍後僑江南足跡交天下才益博大以蜀之人居江南而游天下其奇且博大也固宜抑又當不獨在文章禧江右鄱夫縣最僻於文章宜無所知天下稱文盛矣執事少所可嘗聞友人閔賓連竊謂禧為可與言又奉書徵所未刻文譜錄若干首以獻禧隱居金精翠微山奇石四十里為古神仙之宅自謂足終老然嘗披蜀圖志則是固益魏叔子文集書

卷五 李翰一

十三

德音焉

閔賓連曰勢險節短轉而益高文卽有蜀山峭狹之勢

政教系



510